

潜龙在渊，于深邃与

刺激、神秘、浪漫，也许这就是潜水给普通人的印象。但还有一群人，他们与时间赛跑，与波涛暗流搏斗，与历史长河对话，与死神争夺生的希望，他们共享着潜水之名，却背负着不平凡的使命。

“世越号”打捞、“桑吉”轮救助、“长江口二号”古船重见天日，一项项名扬海外的任务，一次次艰险的磨练，铸就了上海打捞局的潜水铁军。一位潜水员在自己的笔记上这样写道：“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宽广的是我们不退缩的精神。我们要将光明与希望播撒在寒冷与黑暗的深处。”我们有幸走进他们的基地，一起去听听上海打捞局潜水队的故事。

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

浦江苦练

为了更好的“降维打击”

夏日的上海异常炎热。走在上海打捞局潜水基地的林荫中，记者与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队潜水长贾琦聊起了救助打捞界的“华山论剑”。

6月底，上海举办了一场救捞系统水上搜救技术比武，全国各地的潜水救助高手聚集一堂，各展身手。

“大家都很强，彼此切磋技艺，取长补短，也加深了战友情。”贾琦谦虚中带着自信，“至于成绩嘛，我们还可以。”其实作为赛事的东道主之一，上海打捞局在这场大比武中斩获多项桂冠，并荣获打捞团体奖第一名。

穿过林荫，视野豁然开朗。基地位于军工路上，面朝黄浦江，上海的母亲河，正是打捞局潜水员们最好的训练场。

由于浦江里泥沙俱下，贾琦和潜水队的伙伴们过一段时间就要用水枪冲掉训练区域的积沙，“泥沙要是积得多了，落潮时，这里都能见到江底，就没法训练了。”

泥沙也导致了江水浑浊。一般潜水随着深度加大，能见度也会下降，“可我们的黄浦江一下水就什么都看不清，操作完全靠手摸。”贾琦介绍道，但这样艰难的训练环境，对于潜水员们的技艺提高帮助很大，“练久了，对于水下的情况心里就有谱了，虽然看不清，手和心就是我们的眼睛。”

目前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有100多人，其中也包括很多年轻的潜水员。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潜水是个浪漫的运动，畅游大海，欣赏着五彩斑斓，当初贾琦也带着类似的遐想加入了打捞局，当然现实与遐想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。

“无论是在黄浦江的基地，还是打捞作业的长江口、东海，水况都比较恶劣，水下能见度很低。”贾琦表示，潜水员对个人身体素质的要求很高，不亚于飞行员。一般的潜水爱好者，极限下潜深度约为水下40米。然而打捞局的潜水员，一旦抵达事故现场，潜入的深度远不止于此，60米、80米甚至100多米，这是他们无法决定的。

在水下，每下沉十米，潜水员多承受的水压相当于一个标准大气压，你不得不面对深水中的黑暗、冰冷与孤独。有时往水深处看，底下仿佛就是一个黑洞，用力地

把人往下吸。许多年轻潜水员首次下水，感觉就跟看恐怖片似的，水中的未知让人毛骨悚然，有时一条鱼游过去，人会被吓一跳。

“那些新人们总是吐槽，每次下水训练都草木皆兵，生怕被海中的生物蜇一下，咬一口。其实这是对未知的恐惧，但你要干这一行，就必须克服这种心理，接受黑暗，习惯黑暗。”在贾琦看来，这是每个新人必经的磨练，也只是最初、最小的挑战，他们未来参与各项救援打捞任务时面对的挑战，要大得多，严峻得多。

“泥沙多、能见度低，风大水流急，而且有许多涌流、暗礁甚至突然出现的漩涡，长江口到东海的恶劣水况，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排得上号的。正是在黄浦江这样艰难的环境中苦练，在长江口、东海这样水况恶劣的地方实施任务，上海打捞局打造了一支潜水铁军。”贾琦坦言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大家技艺提升得非常快，“在这边练得多了，干得多了，再去其他海域进行海工项目时，就有点降维打击的味道了。”贾琦回忆道，“比如之前去沙特进行海底清理作业，那边的海面波澜不惊，水下采光也好得多。我们在清理时，打掉一个海生物，漂亮的热带鱼就会被‘大餐’吸引过来，围绕在我们身边游动，仿佛在休闲潜水，美不胜收。”

在贾琦看来，潜水员在磨练技艺、提升水平方面是无止境的。尤其是要敢于挑战最尖端的潜水技术。如今全世界潜水员在技术上都在激烈竞争，比如作为核心技术的饱和潜水，是可以类比载人航天的伟大事业，我们中国的潜水员，虽然起步比西方晚，但也在不断向潜水高峰攀登。

2006年实现了我国饱和潜水“零”的突破，2011年饱和潜水实践作业深度达到196米，2014年将国旗插在南中国海313.5米深的海底，刷新国内饱和潜水作业纪录，打破国外300米级饱和潜水的技术垄断，彰显我国向深远海发展的“海洋强国”形象。

“上可九天揽月，下可五洋捉鳖，象征着中国的梦想是星辰大海，作为潜水员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探索，不断突破。”贾琦和他的同仁们正将他们的目标瞄准更深的海底。



贾琦在做训练前准备工作。



下水训练。

赴汤蹈火

无惧各种挑战

虽然日常训练很重要，但从新人到资深潜潜水员，再到如今的潜水监督，这一路走来贾琦深深体会到，参与重大任务对于潜水员个人素质的提升是最关键的，“每当你经历了一次重大的任务，你的见识、认知、经验都会提升一大块，就像‘打怪升级’一样”。

因为每次救助打捞任务，都会遇到完全不同的挑战，工程师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方案，潜水员也需要随机应变，应对不同的危险。

当年的“桑吉”轮应急抢险救援事件给贾琦留下了深刻的回忆。打捞局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时，情况已经极其危急，毒气蔓延、遇难船只不断发生燃爆，浓烟滚滚直冲天际。

当时队里的徐军林、徐震涛、卢平、冯亚军四位党员挺身而出，“这次风险实在太大了，年轻的不要上去，他们有的孩子还小。还是我们上吧。当然我们经验也比他们丰富，遇到爆炸可第一时间跳海自救。”他们4人中最年轻的41岁，另外3位都是50岁出头的老潜水员，他们穿戴完装备准备登船时，留下了一张合影，“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了。”

4位勇士冒着恶劣的海况以及随时爆炸的危险，顶着高温与蔓延的毒气，对生活舱、驾驶舱进行搜救，几经寻找，成功取下了船舶碰撞的关键性证据“黑匣子”，同时将发现的两具船员遗体一并成功带回。第二天火势猛烈的“桑吉”轮就发生爆燃沉没。

那一幕让现场的贾琦异常感动，也给了他无限的动力。“桑吉”轮沉没后，仍然有着残油入海造成巨大污染的风险，贾琦与战友们一起通过饱和潜水作业，完成了110米海底钻孔探油及抽油作业，为保护海洋环境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“看着大家奋不顾身地冲向险境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凝聚中国救捞精神的那十八个字，‘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’，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重。”贾琦表示，打捞局的老队长胡建对这十八个字还有更深的理解。在老队长心中，自然希望队员在救人时不怕艰险、

敢于冲锋的精神，他们确实也这么做，但作为队长，更有责任保护每一个队员的安全。

举世瞩目的韩国“世越号”事件，最终实施沉船整体打捞工程的也是上海打捞局的团队。在一次救援中发生了意外，一名潜水员被急流冲了起来，“脐带”被挂在船内某处，挣脱不了。水面的潜水监督员得知情况后，一边派人下水援助，一边安抚被困者——“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化险为夷。”经过两次艰难的营救，才解除了被挂的“脐带”，被困的潜水员也顺利脱险。

思绪回到黄浦江的潜水基地，贾琦摸着潜水服上的“脐带”，“这是我们潜水员的生命线。”参与过“世越号”打捞潜水任务的贾琦，如今也成为了潜水监督，“潜水员都有着无惧生死的勇气，而我却有着保护他们的责任。”

“世越号”打捞任务的顺利完成，让上海打捞局名扬四海，但那600多天的经历，也深深刻在贾琦的脑海中。当时韩国政府提出了严格的打捞要求，要保持沉船原始状态，最大可能维护船体结构，防止沉船内可能存在的遇难者遗体流失。

为此，上海打捞局的工程师们日以继夜地设计方案，最终创造性地采取了“钢梁托底”的人性化打捞方案。

“世越号”的涉事海域与上海打捞局经常作业的东海不同，东海海底以软的泥沙为主，而全罗南道珍岛郡附近水域的海底布满了坚硬的石头，实现“钢梁托底”就必须让钢梁穿过石头，当年贾琦等3名80后潜水员揽下了牵引缆绳任务，并立下军令状：“就是爬，也要爬过去。”深海中，他们用娴熟的水下技术，沿着沉船右舷一路爬摸，快速地穿引了3根缆绳，为后续首批钢梁穿引节省了宝贵时间。

当时，由于水下温度很低，他们都冻得全身麻木，有人被水流冲着撞到了礁石也不自知，往往要到第二天才发现自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可贾琦回想起当初的经历，说出了最大的体会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哪有简单的任务，但我永远相信一点，那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
